

书画收藏八忌

书画的收藏与鉴赏，是一件十分有趣又十分不易的事。既是书画家，又是鉴赏家，同时还是作伪高手的张大千就曾深有感触地说：“夫鉴赏非易事也。其人于斯事之未深入也，则不知古人甘苦所在，无由识其深；其入之已深，则好尚有所偏至，又无由鉴其全，此其所以难也。盖必习之以周，览之也博，濡之也久，其度弘、其心公、其识精、其解超，不惑于前人之说，独探乎斯事之微，犀烛镜悬，庶几其无所遁隐，非易事也。”

确实，要在鉴藏活动中做到大千所说的既能于鉴藏学问上做到广闻博览，又能达到“心公”、“识精”，有自己的独到见地，并基于前人的成果有所创造，实在是所有收藏家和鉴定家的理想境界。我们在追求这个境界的过程中，也许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难题，也会因自身的学养、经历、眼界的局限而徘徊，但是，人总是可以从失败、困惑中学到本领，并争取预先尽可能地减少失误，从而逐步走向和接近真理。这，就是笔者写《收藏八忌》最原始的目的。

一忌：懵懂无知

历史上的不少收藏家也并非都是像明项元汴、清梁清标那样的既富有，又懂行的真正意义上的鉴藏家，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或是“没眼”，或是有眼而鉴定不精。《墨缘汇观》的作者安岐收购书画时，书法鉴定靠陈奕禧，绘画鉴定靠王翬。近代庞莱臣收藏则是靠一批上海的鉴定家，如吴湖帆等。庞氏《虚斋名画录》中著录过的许多精品，上面都有吴湖帆的题跋。安、庞这两个人，还算是多多少少懂得一些的。其实，自古至今许多的买书画的并不懂书画。

和宋代大书画家、大鉴藏家米芾同时的有个叫刘泾的人，是个进士，官职也不低。虽然他也爱好收藏，但刚开始时，不仅对于鉴定一窍不通，而且只会看作品的名头乱收一气，其结果可想而知。后来，他结识了米芾，开始系统地学习鉴藏的学问，十年之后终于探求到了其中的堂奥，收到了韩幹画的《马》。在此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书画鉴定，是一门包含了许多学问的专门学科，掌握并运用它，绝非靠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我们很努力地、长时间地去研习和磨炼。

传世的书画作品，是我国千余年来古老文明与艺术的结晶，书画作为文人士大夫抒发性灵，记述交游，阐发学问和自我标榜的媒介，先不论一幅作品所包含的书画家自身或他生活的时代的审美趋向、艺术境界等问题，就是从最直观的技术问题入手，不仅其特殊的材质、柔韧的工具、精细的分类、多变的技巧、繁复的图式、各种的装裱形制等等，都是难以在短时间里明了并掌握的。

就拿书画作品所使用的材质来说，对缺乏实践经验的人而言就是第一道难题。比如，2003年春季在北京拍卖市场中出现

的传为 索 的 章草 师 有人说是 在硬黄纸
的 不然 然 》的纸色黄 并非硬黄纸

为硬黄纸比白麻纸的纤维更坚密光滑，用放大镜观察纸表面，硬黄纸就不像白麻纸那样有许多的毛绒纤维的翘起同样还可以以《出师颂》为例，此卷引首篆书“晋墨”两字作为宋高宗书图1，如果收藏者对于宋高宗的书法真迹见得不多，也不太明晰元代以前书画铃印方面诸如印泥、印的铃盖方式等的规律，是不是就没有其他方法来鉴定了呢？回答是：当然有因为如果你平日比较注意从书画作品的材质上积累经验、利用观看买物的机会、仔细观察不同时代书画材质的特点并了解那些著名书画宋的某些特殊的用纸（或用绢）的习惯，你就会首先判定，这段所谓宋高宗的篆书是写在明代的龙纹硃花笺上的，一位生活在12世纪初叶的皇帝怎么可能再转回来，把字写在16世纪的飞纸上来呢？

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引首不是宋高宗、字心作品不是索靖亲笔就没有任何艺术和历史的价值了，因为不管怎样，是一件隋代以后人的临本，它的书法水平远比贵常所见的隋、唐经生的写经要高得多，其行气畅通，牵丝自然，显非

一般庸手，是一件具有相当水平的临本。虽然从作品本身来讲如错字、改字以及其“母本”等还有许多值得仔细探讨和深入研究的地方，但这不妨碍它被当做难得一遇的宝贝。

再以绘画技法中的线描为例，描法自古就有十八种之多，每一种线描都直接与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紧密相连，比如人物画中被经常采用的“铁线描”是唐代绘画大师阎立本创制的，圆挺坚韧的线条极为传神地表现了唐代宽袍大袖随风微摆时的饱满的质感和层次；“兰叶描”则始于宋代马和之，他的真迹如《赤壁图》以及后人临仿他的许多《诗经图》卷分别收藏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兰叶描”古拙质朴，被后来的许多人物画家所借鉴，如清代的肖像画家禹之鼎、华岳等。将书画的作者与画中所用描法相比对，如署款唐代的画中使用了明初“浙派”创制的“钉头鼠尾描”；或者一件署款北宋人的绘画使用了南宋才出现的“折芦描”，都是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的。

山水画中的各种皴法也是此理，山峦坡石的皴法也以“二十四皴”为数。如北宋郭熙创制的“卷云皴”、米友仁的“落茄皴”，又称“米点皴”。还有表现植被稀少，山石硬削的“斧劈皴”，以南宋院体画家中的夏圭、马远最为著名，而细密山水中常见的“解索皴”是元代“四大家”之一也是赵孟頫的外孙王蒙首创的，善于描绘南方树木蓊郁的层峦幽壑。而且，在一个或一派画家创制了一种皴法后，同一种皴法因时代的不同或画家的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笔墨性格。如米友仁的“米点皴”，描绘镇江一带烟雨朦胧的平远景色最为贴切。尔后，元高克恭、明“吴门派”、董其昌以及清“四王”等历代山水画家都使用此法，但每一家都有其各自的风貌。倘或皴法颠倒时代性格，其画也必可疑。比如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署款为宋米友仁《云山》卷，虽也作“米点皴”，但皴法明显有学习元高克恭云山之

风格，故时代不够，而应为元或明人仿本。又如，香港某藏家董其昌款《山水》册中，也有以“米点皴”画的云山，但从其用笔习性和墨法看，并非董元亲笔，而是其代笔人沈士充之笔。特别是图中的树木枝干，画法皆为沈氏自家面貌，在董其昌亲笔画中是见不到的。

了解了一种技法的来龙去脉，不仅可以辨别有款印书画的真伪、是非，也十分有助于判定那些难于断代的作品，至少，我们能够根据作品技法上的某些明显特征给它断出一个应该创作于某家之后的时限。上述的这些知识对于有志于书画鉴定和收藏的初学者来讲，确实是最基础的东西了。掌握这些，可以从书画史的学习中积累，更应该观摩大量的实物，总结出他们的特点和规律。

提倡收藏者学习书画史、书画学理论以及了解一些书画的创作技法，一是为了收藏者能够自己掌握书画作品的时代、流派、个人等风格特征，二是为了培养收藏者对书画作品的爱惜之情。所谓爱之不如知之，知之才能惜之。

收藏作为一项投资，它首先是智力上的，其次才是财力上的。因为如果一位藏家对于自己投资的书画家及其作品缺乏足够的认识，仅仅凭借单纯的喜爱，有多少钱财也会被泛滥的赝品吃空。同时，对书画史和书画家的研究，既是收藏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真正热爱佑画的集中体现。很难想象，一个无心钻研书画本身的人是个爱书画的人，佳作到他跟前，他不可能抓得住，即使侥幸得到，也不会被保留住。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的是，许多人手中握着宝贝，而他自己懵懂不知，佳作轻易地就被放弃；而一些具有相当艺术水平，或有极为深刻人文内涵的作品，并不被人了解，以低廉的价格易手。这些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所以，必要而深入的学习不仅是收藏之必备条件，也是投

资的保障，更是艺术的熏陶与涵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付出了多少艰辛，就会有多少乐趣，也会获得多少身心和经济上的双重愉悦。

二忌：趋利悖德

人们平时总讲艺术家应当“德艺双馨”，实际上，收藏家更要讲个“德”字。什么是收藏家的“德”呢？收藏家的“德”就是对艺术的热爱、对艺术品的热爱、对创造艺术的书画家的尊重、对鉴定家的尊重、对同好的尊重。有德行的收藏家不会贪图一时之利而轻易出卖自己的藏品，更不会为己之私去欺骗、伤害那些与自己的收藏有关联的人。这种热爱与相互尊重经过

长久的坚持和积淀，会升华为一种人格和品行。例如民国间的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在抗战时期，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冒着生命危险，保住了自己收藏的绝世珍品陆机《平复帖》（图2），并在解放后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成为众多收藏家的楷模。我们无意让所有的收藏者去仿效张先生，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收藏是一项高尚的事业，正如一幅书画作品代表了一个书画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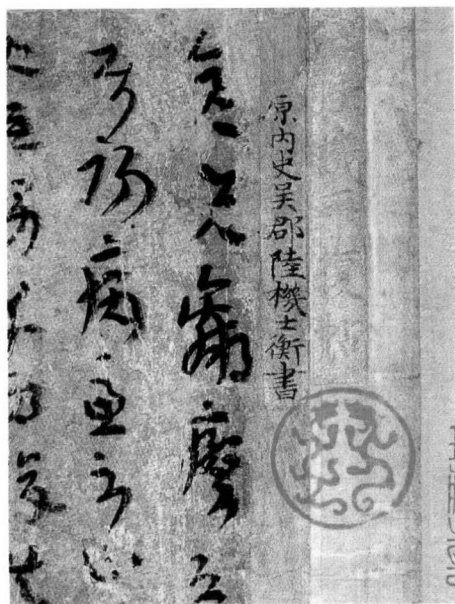


图2

人品一样。一件作品的命运往往取决于收藏家的德行、眼光和耐心，理论上说：“有德者居之。”

既然很多收藏者对于书画的爱好也包含了投资的兴趣和牟利的期望。况且，书画的收藏在客观上也需要不断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因此，理智和慎重地买、卖是必须的。但是，如果一个藏家一入手就以牟利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这是十分危险和不可取的。因为如果藏家事事处处“钱”字当头，不仅会与一些好东西失之交臂，即使偶然得到了，也会因藏家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反而并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甚至还会发生“走眼”的事情。

不妨以现在市场上最热门的齐白石书画为例。笔者曾经就齐白石书画价位的走势和齐白石书画收藏应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齐白石的书画价格始终处于一种稳中有升的状态，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的画价也有起伏波动。白石 55 岁（1917 年）左右到北京，在琉璃厂南纸店挂单卖画并为人刻印。但是，起初十分不顺利。一幅花鸟扇面的标价两块半大洋，仅相当于金城、陈半丁、陈师曾等名家画价的二分之一，但仍无人问津。后来，备受冷落的齐白石接受了好友陈师曾的建议，“衰年变法”，将过去沿袭八大山人的画风，改为取法吴昌硕的富于篆书意趣的大写意花卉，创“红花绿叶派”。1922 年春末，陈师曾将齐白石等人的画作拿到日本展览，从此，他的画在北京这个人文荟萃之地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欢迎，价格也比刚到北京时上升了几倍、几十倍。

20 世纪 90 年代初，虽然国内市场对海外市场自 1980 年以来的猛涨有了回应，迎来了一次普遍的大涨。但当时书画的价格之低廉与当今有天壤之别。如 1993 年齐白石的常见题材的作品如花卉、虾蟹等，每平尺一万到两万元，山水每平尺 8 万 ~ 10 万元；如是“贝叶工虫”，大约三四平尺大小的，贝叶和虫各有

四五个的，当时在香港拍卖，一幅大致都能卖到50万元以上。而在国内文物店买，一般是30万元左右就能到手。

而1994年国内艺术品市场逐渐放开后，才使得齐白石书画的价格超越了任何近现代书画家，呈现出一种突飞猛进的“蹿升”行情。如1994年秋中国嘉德春季书画专场，齐白石的十二开设色《山水图》册以500余万元的价格为北京某大集团购得，而另两件齐白石的山水题材的立轴，即尺寸相同的《松屋闲话图》和《蕉林书屋图》也分别以198万元和297万元的天价成交。如果按照书画收藏中惯用的以尺论价的方法计算，《山水图》册每尺价格约合42万元。短短四年多一点的时间，齐白石绘画的价格就翻了将近四倍。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齐白石作品的价格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总体趋势是看涨的，而且我们可以断言，随着国民经济的繁盛和收藏家队伍的日益壮大，齐白石作品真迹今后其价格仍会有不小的上升空间。

所以，假设拿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初入市的收藏家为例，如果他抱着“见利就走”的心态，那他可能在收藏了几年后甚至更短时间就卖掉了；而如果他一直收藏到1994—1995年甚至到今天，不言而喻，他的经济收益就是以十倍，甚至数十倍的数字来计算了。

另外，更应引起收藏家警惕的是，在当今赝品花样百出的情势下，真迹难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不仅是古代书画，而且也包括近现代书画，即使是今天还健在的一些知名书画家的赝品也大量充斥市场。所以，如果对书画的鉴定不精，又以牟利为惟一目标，恐怕就会忽略鉴藏过程中一些重要的细节而首先成为赝品的狩猎对象。笔者就曾在某次拍卖预展上见过一位看画首先注意“卖相”的收藏者，而他认为相当好的一件李可染画的《牧童与牛图》，恰恰是一件赝品。富有戏剧色彩的是，这件作品的作伪者恰巧就站在连连称好的这位藏家的身后！

三忌：惑于己好

这是针对有一定修养的收藏者而言的。

不同的收藏者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和风格偏好，他们往往根据个人的兴趣搜集书画作品，以使自己的藏品独具特色，自成系列。这一类的收藏者，他们在收藏书画作品的时候是有针对性的。如有的收藏者喜欢传统的“四王”一路的山水画，有的收藏者则专门收《石渠宝笈》等清内府著录过的书画作品，有的藏家对“扬州八怪”中水墨大写意的作品情有独钟，而有的藏家则更欣赏张大千、溥心畲、齐白石、李可染等近现代大师的书画，还有的藏家喜欢搜集名人学者的墨宝和尺牘信札。这种专嗜一好的收藏者往往会对自己已有的藏品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分析这一类作品的风格，并对相关作者的生平、艺术传承，以及与之交往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都会做深入细致的归纳、分析，且常常将有关人士的作品也纳入其收藏的范围。

书画收藏有针对性，同样，书画作伪也有针对性。有的伪品就是专门针对这一类藏家而作的。董其昌书法世所宝贵，其楷书学颜体，庄重端静，风格独具。但世人偏爱其行书。明人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一位徽商买了一幅假董其昌山水，受到别人的艳羡，但后来他得到了董书的真迹，别人反不以为然。可见，不仅伪造假董甚是猖獗，而且，造假者也摸准了那些“没眼”的收藏者的脉，这就是他们的偏好，并针对这些偏好造假。你不是到处找这一路的吗？给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无论是古代的“苏州片”，还是当今市场上常见的伪造的近现代名人学者的书法、对联，都是针对某一类特定的书画收藏者而作伪的。这种伪品往往更具有欺骗性，因为作伪者也对该书画家进行了研究，从他的生活环境、交往圈子到书画风

格、题款印鉴都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针对该书画家作品收藏者的需要进行有目的地仿造加之这类作伪者长期临仿这一家的书画，熟能生巧，作伪的水平比较高，使得一般的收藏者不易辨别其真伪。

对于专收某书画家作品的藏家来说，他们除依据笔墨风格进行判断以外，更看重此件作品背后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如本款中出现的创作时间和地点对这位画家艺术年谱的补充，上款所写的人与作者本人的交往，题跋中讲到此件作品创作的背景或一些特殊原因等等。而这样的收藏者由于过多重视作品中的

社会、人文信息，便忽视了对笔墨风格的鉴别，导致误收伪品。如一位喜爱齐白石的书画的收藏者，他不仅对齐氏的用笔、画风非常熟悉而且深入研究了齐氏的诗文和艺术环境，因此对齐氏作品的鉴定颇有些功底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能反映齐白石和他老师樊樊山交往的作品，以便进步研究齐白石早年艺术创作以及齐、樊二人交往的历史。在一次拍卖会上，他惊讶地发现了一件齐白石的小品画（图3），上款是写给樊樊山的并且有年款，上面还有樊氏的鉴赏印这正是他多年梦想得到的东西。于是没有再仔细



图3

辨别笔墨的真伪 更欲购 们
经搞鉴定的朋友提 己

心来认 比较 究 发

作虽为齐氏 年年款 但所作为
晚年风格。且用笔轻飘、缺乏齐
白石特有的金石味道、毫无古拙
之气。整幅作品显得单薄造作。
再细看樊氏的印章，也是后人仿
盖的。最终认定这是一件当代人
的仿造品。这位收藏者懊恼不
已、后悔当时只注重了自己喜好
的款识内容，而忽视了鉴藏书画
首先应辨别作品的笔墨风格以及
款署是否与书画家不同时期的艺
术特征相符等因素。头脑一热，
险些上当，不禁连呼“侥幸”！

不仅是一般的收藏者，即使
是些著名的鉴藏家，也有因惑
于己好而上当、受骗的时候。如
民国时期著名的大鉴藏家吴湖
帆，出身富于收藏的仕宦之家，
早年时他曾听家中老人说，吴家
藏有一幅宋梁楷的绘画。后来
因离乱散佚了。吴湖帆一直对此
耿耿在心，希冀在自己的收藏活动中能够使家藏失而复得。
一次聚会上，他把此事告诉了张大千，大千便依据古物研究所中
所藏的梁楷绘画的笔意画了一幅《睡猿图》（图4），两个飞岸
崖的黑猿伏卧在一石上，憨态可掬。他又用一块木头仿刻了梁



图4

楷的印章盖在画上。假画做好后，大千闻听湖帆要去北京看望周肇祥等好友，就托人将此图寄放在湖帆常去光顾的琉璃厂。湖帆会友之余，逛到此店，看到大千寄放的假画，不假思索就以百元大洋买下。但回到上海不久，湖帆的朋友陆丹林也收到了一幅和湖帆的梁楷画一模一样的《睡猿图》，只不过款署是大千本人的。湖帆见到陆氏所藏的《睡猿图》，方知上当。为了名声和体面，不得已又请挚友叶恭绰题写了“天下第一梁疯子”，并且自己亲自在裱边题跋了一大段，题中喋喋述说了自己如何珍视此图等等，最终以天价卖给了日本藏家。此事过后不久，张大千将制作假画时使用的木头印章送给了花鸟画家刘力上。此作在数十年中几经流转，现藏于美国某博物馆。

吴湖帆是心里藏着“故事”索骥，还有人是脑中空白一片，被“故事”骗得晕头转向。笔者经常接待一些非常热心、痴心的书画爱好者，他们往往在收藏中吃了大亏，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心里老想着“捡漏”，而且想捡大漏。这种心理总会被一些制假、卖假者利用，为假书画提供了市场。如曾有一位收藏者，最初拿来了三幅溥儒的山水画，说这是托熟人从天津某大家族买出来的，三幅一共10万元。猛一听价钱并不很贵，因为每件作品都有三尺左右，在看作品前，还真以为他运气好，买到了名头大、价钱低的藏品。但一看东西，这三件都不是真的，而是新仿的假货，别说10万元，造假的成本最多也就3000元。可你听这个买家怎么说？他仍然兴冲冲地说：“卖的人告诉我，他家孩子要出国读书，急着用钱，家里还有十几幅溥儒作品呢！”这话不假，为什么？要是你碰上的是造假的作坊，别说十几件，就是上百件他也能造出来。除了利用藏家喜好大名家、贪图便宜等心理外，作伪者或编造此物出于名门望族，或专门编造各种离奇的、煽情的缘由和故事去牵引人的好奇或贪念，由不得你不上钩。所以，收藏家除了不断丰富自己

的书画专业知识，努力掌握识真辨伪的技巧之外，还要有坚强的神经、明晰的理智、恒久的定力，不轻易为各种个人的偏好和他人的诱惑所左右，并且在购买前尽量多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如同好的看法、专家的建议，甚至是家人的提醒。只有这样，才可以在自己长期的鉴藏活动中始终保持有清醒头脑，少犯错误，减少损失。

四忌：迷信专家

除了少数身经百战的藏家以外，大多数收藏家都没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以应对日见纷繁复杂的艺术品市场。因而，在购入书画作品前需要咨询这方面的鉴定专家；在购藏后，也要与专家密切地交流，从而达到挖掘藏品本身更深层次价值的目的。因此，尊重专家是在自己不具备眼力或犹疑不定时惟一稳妥的方法，这样有助于以最快的速度作出最有效的决断。所以，许多即使在书画市场上多年的老藏家，出于慎重的考虑，也都习惯于在购买前向专家请教。这也正是他们的精明之处。

解放后至今的书画鉴定家，无论是已经去世的还是仍健在的，几乎没有学院培养出来的，有的是民国年间从业于古玩业，有的是由于家学渊源，有的是书画家兼通此道，有的则是白少年就从事收藏，有的则是在博物馆从事了四五十年的文物工作，他们都是在实践中用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他们的眼力是用大把的钞票买出来的，是用数以万计的文物练出来的。社会上某些外行人认为，书画的鉴定专家是美术院校培养出来的，实际情况绝非如此。美术院校教授书画史课是放幻灯片来代替实物的，即使是北京大学的艺术学专业也是如此。很难想象，一个在校数年，连一件清代或近现代的书画真迹都没上过手的人，连宣德笺和清中期或清晚期花笺都分辨

不出的人，依靠什么来做鉴定的学问？此话听来刻薄，但道理实在，因为幻灯往往被不法者用来作假画，而不是用来鉴定书画真伪的工具。

学习鉴定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像老一辈鉴定家一样：看东西、买东西。为什么大博物馆中的书画库房是学习鉴定的宝地？很简单，就是能有别处比不了的观看、比较大量实物的条件。尤其像故宫、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大馆，不仅有丰富的真品巨迹，可以帮助学习鉴定者尽快树立各时代、各大家风格的判断标尺，掌握鉴定中最关键的笔墨特点，俗话说，不知真，焉知假？另外，各馆中也都有意识地度存相当数量的赝品作为资料，这就使学习者可以从这些资料中，掌握古人作伪的种种手段、伎俩，并对不同时代、地域和个人的作伪面貌有最为直接的认识。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加深印象，最适宜学习鉴定的学问，这些条件都是外间其他人无法企及的。

当然，只限于学习是不够的，因为博物馆里的藏品，大多都是经过老专家们反复鉴定过的，这有利于学习鉴定的人打基础。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就要求学习者还必须要利用一切机会去检验、印证自己的所学，比如观摩展览、文物店、拍卖会等等，都是目前考察书画作伪情况、印证个人鉴定水准的地方。如果经济条件允许，自己做一些收藏，对于个人鉴定水平的提高，效果可能更为明显。许多老专家往年也都是大收藏家，而许多大收藏家也都是从买了第一件假货以后才真正开始学会在藏海中遨游的。

既然如此，那么是不是在收藏中就可以将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专家了呢？当然不是。我们提倡尊重专家的宝贵经验，但信任不等于迷信。

首先，专家并非是万能的，其学问各有侧重和专长，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有的专家精于宋元书画的品

定 有的 代 的某个流派 的传承发展 有的有 他 科
服饰学 建筑学等的专长 有的 熟知各代画坛典故 这就要
求有心的收藏家平日多 书 找机会与鉴定家交 了解他
们各自的特长 如果你向 位研究宋 水 的专家 教有
李 染的鉴定问题 向 究近 代 的专家询问北宋画
的问题 说 你在鉴藏的入门功课 还欠缺得多呢

次 专家也不是 处处绝对正确无误 即使是 同
个层次的专家 也会有而对同一件 书画 意见不一、甚至分歧
很大的情况。全国鉴定委员会是国内文物鉴定的最高机构。但
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国书画巡回鉴定后出版的《中国古代
书画图目》中就可以看到，对于许多有争议的作品，各个专家
都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以备日后继续研究考证。可见，书画
的鉴定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非真即假那么简单，而是应该采取
慎重、科学的态度。

再次，世界心在不断变化，造假者也在不断寻求新方法
虽然千百年来书画的作伪手法大致不脱临、摹、仿、造、改这
几类，但随着现代科技手段的日新月异，作假者也充分地利用
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以达到他们以假乱真的目的。因此，随
时了解和掌握市场上最新的造假动态和造假手段，是藏家、也
是鉴定家应当密切关注的问题。专家也需要随时进行知识的充
实、更新，否则，就会有“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而被“打
回”的危险。在某个专家的非研究领域，在专家时对市场作
伪的新动态不熟悉的时候，完全迷信某个专家的名头，可能会
带来以后令双方都十分尴尬的后果。况且，专家也有专家的难
言之隐，盛名之下，求者如云，难免碍于故交、碍于情面等等
有时不得不说不违心的话，写些违心的跋。如明杨鹏款《巢云
图》轴  图 5 实际是件大裁小的小名家绘画，被人截掉了款
署，添上了杨鹏的两方印章有藏家在1944年求到张大千题

跋 张题道 米而后有房山、方壺、云山墨戏遂为画派中别径 往往画入奇诡 致米老当时有无根树 朦胧云之讥也。消庵道兄出观杨与叔云山，墨气滃郁，大似房山巢云图，盖明画中之铮铮者」其实，仔细品味大千的言语，不难发现其中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意蕴。再看图中所画，水平相当一般 就像米老所讥讽的所谓“无根树，朦胧云”，这类东西对于见多识广、心高气傲的大千来说，是不入他眼的，故而才有此种绵里藏针的题跋之语 而且，遍查书画史，也不见关于杨鹏的记载、查《明史》，也就是弘治间有个太监名杨鹏，显然不是大千所题者的“明画中之铮铮者”。其实 很有可能是，大千也没仔细考证过杨鹏其人，只是却请不过 只好根据画幅上的印文随笔写写应付了事。所以，面对一幅作

品，若不立足于从绘画本身去分析，从观款、题跋的弦外之音去揣摩，而是见到某个你信任的专家的名字就不计其余，这和无知的老巫拜神又有何区别呢？

前面谈到了要重信专家的意见，也有人曾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当今无权威。实际上，任何一位专家也没说过自己是某领域的权威。权威与威儿千年来是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本位”思想紧密相连的。这种“官本位”在书画鉴定界的集中体现就是，好像一个人官做得大了，学问就一夜之间自然而然地长了，眼力也超凡脱俗了。其实，往往是一些研究者在做官后很少为了研究学问而看画、写文章了，有的甚至连文章也命人“代笔”。曾经有某位行政领导在众多鉴定专业人士面前，以表扬的口吻叙述某位博物馆负责人如何辨别出一件绘画是石印的，而非真迹。这种“鉴定力”在这个对书画一窍不通的领导来说也许是“神乎其技”，但对于有高级职称的博物馆负责人来讲，简直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挖苦。因为辨别一件书画不是墨迹是石印本，即使是入门不久的收藏者都能做到，更不用说已经从事数十年的专业研究人员了。

历史上最著名的“官大表准”的典型是清代真的乾隆皇帝。乾隆向以喜爱并精于书画的创作、鉴赏自居，经常对传世书画作品真的真伪作出错误的判定。如宋代苏轼、黄庭坚、蔡襄行草《题王诜诗跋》，其中苏、黄两家的跋是真迹，蔡襄的跋是后添款，乾隆却题为

“跋皆伪”（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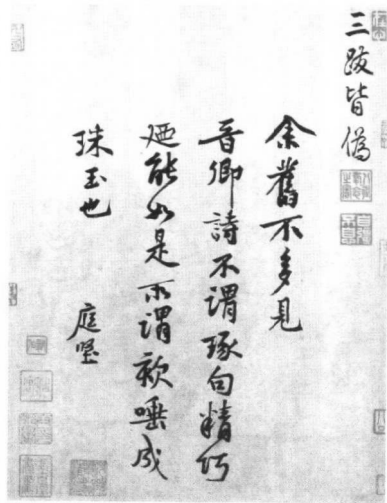


图6